

# 顧盼自雄・仰面長嘯： 清初釋大汕（1637-1705）《行跡圖》 及其題辭探論\*

毛文芳\*\*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

## 摘 要

禪僧釋大汕（1637-1705）早年住居吳地，多與江南遺民勝流如杜濬、吳偉業、方文、陳維崧、方以智等文人交遊。30餘歲主持廣州長壽菴，又與南海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等名士時相往來。迎上名流繪像的風潮，大汕約在康熙中葉展開自畫像的工程，以《行跡圖》紀錄個人行止，刊刻於《離六堂集》卷首。圖凡 34 幅，約作於康熙 17 年至 26 年間，以自己為像主，透過不同的情境設計，勾描個人豐富的行跡。一圖一題，分別向江南文士與嶺南僧友索題。《行跡圖》34 幅大規模成套的畫像冊頁十分罕見，不厭瑣碎地以繪筆展現個人行跡，牽涉了對生命龐大架構的記錄渴望，是一套包含人生多重面向的圖畫傳記，追憶像主幼年至中歲的個人圖史。本文針對《行跡圖》的圖繪與題辭意涵，提出禪僧本色、敘事性畫面與禪修意涵、儒釋互融、隨機遊戲以及包含雅會座談、人倫器用、雜學淹博、遺民聲音等多元面向分別進行析探；結論部份，首先探討釋大汕遭議引誘與才情奔放的兩面性格，其次歸納《行跡圖》的圖面設計與符號化物象，以及互文性與文本的聲音，最後以尾聲扣題。大汕《行跡圖》誠為一個明清畫像／題詠／傳記多重文本書寫的典型案例，其構畫理念與題辭的觀看思維，絲縷般地牽連著清初的文化氛圍。

**關鍵詞：**釋大汕，行跡圖，自畫像，題辭，儒釋相融

\* 說明：(1)釋大汕並未為《離六堂集》卷首附圖標上總名，筆者乃參用鄧之誠與饒宗頤二家說辭，標以《行跡圖》。(2)拙文所據為北京圖書館藏懷古樓刻本《離六堂集》，文中《行跡圖》引圖、圖序與附錄圖版，悉引自此本，題辭以括弧夾註頁次與欄位，為免蕪雜，不另詳註。(3)《離六堂集》諸家序文，筆者參用引序時，以括弧夾註「京本」或「饒本」並頁次以別之。(4)各圖題辭書體不一，筆者幸賴研究助理蔡孟宸同學協助釋文，並得姜伯勤一書參校而成。另陳雅琳、黃鈺珊兩位同學協助附圖掃描與文獻查考，於此一併申謝。(5)拙文初稿題目原為：〈圖寫行跡：清初釋大汕（1637-1705）《自述圖》及其題辭探論〉，曾發表於「淡江大學第 12 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 年 5 月 23 日），感謝當時評論人陳仕華教授之肯定與賜教。修改後旋投稿至《清華學報》，又幸蒙兩位匿名審查教授分別於明清之際三教合一思想與人物畫史範疇不吝賜予寶貴建議，拙文根據兩份審查意見再大幅增修，謹此銘謝。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chlwf@msn.com。

## 一、引論

每一幅畫像莫不訴說像主的行跡，或著不同服裝，或定焦於某一特定事件，均可視為「紀行」畫像，紀錄行跡的構畫概念，來自於對人生多樣面貌與繽紛圖景的體會。自畫像更是透過圖像媒介深入記憶、自我剖白與表達願想的領域。一幅畫像通常只能呈現一個固定的形象，生命的面相卻複雜多變，個人神貌既如此多樣化，人生行跡又繽紛多彩，以畫像紀行便成了一種有力的抒發形式。康熙中葉，石濂大汕和尚（1637–1705）曾繪製一系列 34 幅自畫像，刊刻於《離六堂集》卷首。釋大汕自繪紀行的《行跡圖》概與自傳文類中的「自記」相類，「自記」以記錄過往事蹟為訴求，書寫意識來自於固有傳統。（註 1）

關於釋大汕的研究文獻，有清代黃登、繆荃孫、李俊之、鄧之誠、汪兆鏞等人所撰之釋大汕傳略。（註 2）近人論著方面，或於清初宗教領域略探其遺民逃禪之思想與行徑，或對其中年海外宗教活動之考察，亦有於畫史範疇考其畫跡與畫風者，（註 3）皆為大汕生平交遊行誼與處世遭逢思維作了局部面向的勾勒。至於全面研究大汕的專著，則以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一書用力最深，成果亦最著。（註 4）姜書共分三大部份，其一為大汕禪

1. 杜聯誥輯，《明人自傳文鈔》（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一書收錄大量「自記」文本，顯示這種文體其來有自。
2. 參見黃登編，《嶺南五朝詩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409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卷 3，〈國朝高僧釋大汕〉條，頁 315。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157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2，〈石濂和尚事略〉，頁 191–192。李俊之，《清畫家詩史》（北京：中國書店，1990），「大汕」條，頁 455。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全 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上冊，卷 3，「釋大汕」條，頁 342–343。汪兆鏞纂，《嶺南畫徵略》，《清代傳記叢刊》第 80 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卷 11，〈大汕〉，頁 306–307。
3. 大汕附在遺民行列中作群性探討者如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北京：中華書店，1989），卷 5，〈遺民之逃禪〉第 14，頁 200–238。考大汕海外行踪之論文者如戴可來、于向東著，〈釋大汕及其越南之行〉，收入中外關係史學會編，《中外關係史論叢》第 4 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畫藝方面有王伯敏考大汕行跡圖共 34 幅，稱《石濂和尚行跡圖》，見氏著，《中國美術通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頁 380。汪兆鏞跋，〈釋大汕白描羅漢〉，參見《至樂樓藏明遺民書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75），圖 33。黃般若，〈大汕和尚自畫像〉，收入氏著，黃大德編，《黃般若美術文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頁 47–48。
4. 姜書共分三篇，第一篇為大汕禪師的人文世界，第二篇為大汕宗風與澳門禪史，第三篇為大汕宗風對嶺南禪史的追溯。後兩篇將大汕置於區域宗教史的考察視角，對關注宗教史與地方研究之學者甚有啟發。書前有饒宗頤先生序，詳參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上海：學林

師的人文世界，其二為大汕宗風與澳門禪史，其三為大汕宗風對嶺南禪史的追溯，後兩部份為大汕宗教範疇的探討。第一部份作者以其生平事蹟、交遊與思想背景，詳作文獻徵引與考訂，集中探察大汕禪僧及宗風的形塑過程，其中又分三篇，上篇探討大汕歷來的研究史並辨析大汕的遺民生涯，中篇探究大汕與覺浪道盛、方以智、澹歸金堡等清初禪僧之交遊關係，下篇考索大汕與禪相通之詩學，以及包含園林、傢俱、崑曲、繪畫等全方位的藝術表現。姜氏對《行跡圖》的考察為大汕全面研究的一個環節，置於姜書第一部下篇「石濂大汕自畫像考述」一節，依北京圖書館藏懷古樓刻本逐一附載 34 幅圖與題記釋文。<sup>(註5)</sup>姜書針對 34 幅圖之畫面、題人與題記依序考訂，亦略探大汕承繼陳洪綬、上溯李公麟的人物線描畫風，又參用方志、詩話、史傳、專論等相關文獻簡述 34 位題人生平，並逐一考索畫面與題記。由於姜書並非專論大汕《行跡圖》，故有限篇幅未及深究整套圖畫所組構起來的書寫意識，個別圖文相涉與延伸的問題亦不免有點到為止之憾。無論如何，姜伯勤對釋大汕的全面性研究，無人能出其右，為本文奠下最重要的認知基礎，筆者將在姜伯勤對於《行跡圖》基本而紮實的考察基礎上，展開進一步的探研。

由時序來看，釋大汕約在康熙 20 年左右展開自畫像的工程，迎上了康熙名流繪像的風潮，名流藉由繪像展示榮蹟與心志，然對單一畫像的自我再現不甚信任，因此擁有多幅畫像的文士比比皆是。清初以前已有如大汕《行跡圖》一樣大型成套繪像的畫蹟，如晚明《徐顯卿宦跡圖》便是一個典例，該套圖冊描繪明萬曆年間徐顯卿任職翰林的官涯事跡，共計 30 開，各自標誌徐氏的為宦里程。<sup>(註6)</sup>清康熙中葉，約與大汕同時之鑑賞名家卞永譽擁有一套 20 幅的精緻畫像，紀其前半生宦遊行跡。<sup>(註7)</sup>晚至乾隆年間，官員陳文恭亦有〈宦跡圖〉。徐、卞、

出版社，1999。拙文於大汕生平、交友、思想等文獻徵引與考訂，尤其筆者得以參閱黃登編，《嶺南五朝詩選》（同註2），循線得知相關題人珍貴之傳略，多得力於姜書之啓迪與指引，特此致謝。

5. 參見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頁 301-357。

6. 詳參楊麗麗，〈一位明代翰林官員的工作履歷——徐顯卿〈宦跡圖〉圖像簡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4（總 120）（北京：2005），頁 42-66。現僅存 26 開，絹本，設色，每開 62×58.5cm，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圖中詳細真實地描繪了萬曆時期政壇的服飾、禮儀等，其中亦針對歷史事件如明神宗布衣徒步祭天等都有反映，是一份珍貴的資料。

7. 關於卞永譽的畫像研究，詳參毛文芳，〈一部清代文人的生命圖史：《卞永譽畫像》的觀看〉，《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15（嘉義：2010），頁 151-210。

陳的畫像：「章服儀衛，典樸矜莊，令人望而起肅。」<sup>(註8)</sup>可知「宦跡圖」的繪製動機在於實錄與表彰，亦可保存一代典章史蹟。至於宗教範疇的成套畫像，佛教有《法華經·普門品》觀世音菩薩卅二現身意，以隨類示現、尋聲救苦的信仰流行在隋唐以後的佛像藝術中。<sup>(註9)</sup>元代道士吳全節亦擁有多達二十餘段圖面的畫像長卷，描繪其成道歷程。<sup>(註10)</sup>

大汕雖非官宦，然繪就大量展現自我不同年齡與行止的動機，頗近於「宦跡圖」與「成道圖」，用以實錄並表彰其求道歷程。系列畫像或於倫理，或於宗教，或於人文，或禪坐訪道，或儒家教化，或讀書吟詠，或人倫器用，或抒發感懷……，林林總總的圖面構設展示了聖俗並俱的面向，亦有取徑菩薩現身變相的意味。大汕《行跡圖》的構畫理念頗與上述幾種繪像類型相伴，唯這套 34 幅悉出像主個人手筆的大型畫像系列作品，氣勢磅礴地再現於個人詩文集前與讀者見面，也較元代就已形成文集附刻作者單幅畫像的傳統，傳遞著個人行跡與詩文表述一併流傳的強烈意識。明清以前，罕見如此全面記錄自我生活史蹟的圖畫，大汕不厭瑣碎地書寫，牽涉了對生命龐大架構的記錄渴望，過去文字作傳的傳統轉以圖像作傳，已意味著一種自我書寫的新型式，人生足跡轉成具像圖畫的表達模式為何？自我觀看的角度如何？訴說的情境如何？藉著視覺圖像欲傳達什麼給觀眾？與 34 位題人的關係與互動模式如何？畫像題辭又與當代的思想氛圍如何對話？釋大汕《行跡圖》這套包含人生多重面相的圖畫傳記，誠為一個明清畫像／題詠／傳記多重文本書寫的特殊個案，既追憶著這位禪僧幼年至中歲的個人史，亦輻射了清初特殊的文化氛圍。

8. 陳康祺曰：「章服儀衛，典樸矜莊，令人望而起肅，不知自三撫陝西，至召正揆席，有無續續也。」引自陳康祺，《郎潛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90），三筆，卷9，「陳文恭宦跡圖」條。

9. 佛教體系之顯、密二教均談觀音，故顯、密二教美術都有豐富的觀音像遺存。其中依《妙法蓮華經》而來的觀音像特別值得一提，此種思想於印度王朝時即已盛行，後秦鳩摩羅什譯《法華經》後，開始流行中土，及至隋唐信仰《普門品》普遍後，方便法華變相之製作有遽增之趨向，而有觀音菩薩三十二化身變相的藝術，表現各種災難與禍患之險境，觀音菩薩發揮無量之慈悲願力，隨時施予救助，以滿足一般庶民的心理需求。參見賴傳鑑，《佛教藝術》（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2），第9章「變化的佛——觀音菩薩像」，頁91。另可參陳清香，〈觀音造像系統述源〉，《佛教藝術》，2（臺北：1986），頁24-37。

10. 詳參洪再新，〈儒仙新像——元代道教畫像創作的文化情境和視象涵義〉，收入范景中、曹意強主編，《美術史與觀念史》（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第1冊，頁93-180。



## 二、大汕略歷與《行跡圖》之繪題

### （一）大汕略歷

釋大汕，字石濂，江南人，傳記資料以黃登所撰一篇簡傳最早。黃登，字俊升，號積庵，番禺人，與嶺南梁佩蘭、陳恭尹、屈大均相交，編有《嶺南五朝詩選》，收入其中的大汕傳，出自這位同時同地文士之手，並撰寫於大汕生前，在衆多傳記文獻中最爲翔實。首先言其祖籍，次論幼年皈依爲僧，次論由浙江、入廬山、度庾嶺、游中洲的行腳軌跡，並爲其師編梓遺集。後住持廣州長壽院，擴建寺院，爲信衆講論，與文士吟和、闡論立言。晚年爲安南王迎請，赴海外說法，外國皈依，從古未有。其闡法途徑雖有趙州斬釘截鐵之機，對道理聞見，講究默然融洽，不拘於棒喝機緣，散財揮用於藏經建閣，又具澍雨立應之獨特法力，有語錄與詩文集行世。（註 11）

筆者以下根據相關傳記文獻勾描大汕生平，並以此作爲推定《行跡圖》題繪年代的背景。釋大汕，概生於明崇禎 10 年（1637），卒於康熙 44 年（1705）前後，享年約 70 歲。（註 12）祖籍浙江嘉興，早年移至江西長期定居，故一說江西人。（註 13）大汕 10 歲左右，先獲長洲著名畫家、補博士弟子員沈顥寵教，後又以畫童身分入龔鼎孳府第供奉，故曾自稱「龔芝麓宗伯猶子」。約 12、13 歲（另一說 16、17 歲）曾爲府縣門役。後因對清朝「義不肯臣」，「以訟亡命」，適覺浪道盛住蕪湖吉祥寺及太平無相寺，大汕辭母投禪剃髮，皈依已在太平坐獄一年的覺浪禪師，開始杖錫雲遊生涯，20 歲左右於江南踞座開法。大汕早年活動於江南，過著逃禪的遺民生活，間以行腳僧人身份作五岳游，與江南文士頗有互動。康熙 2 年（1663，27 歲），曾與詞人陳維崧於中洲梁園論文，並爲陳繪製〈天女散花圖〉畫像，旋即游方嶺南定住廣州。十年間，飽臥粵山風光，獲「嶺南三大家」屈大

11. 參見黃登編，《嶺南五朝詩選》，〈國朝高僧釋大汕〉條，頁 315。

12. 大汕〈過毘陵哭陳其年太史〉詩曰：「君年三九我廿七」，由其自述可推知大汕較陳維崧（1625-1682）小 12 歲。引自氏著，《大汕離六堂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8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以下註文簡稱「京本」），卷 4，頁 13b，總頁 552。另據鄧之誠曰：「大汕……死於常山途次，則甲申乙酉間事。」知大汕歿於康熙甲申、乙酉間（康熙 43-44，1704-1705）。參見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釋大汕」條，頁 342-343。由上推得大汕生於明崇禎 10 年（1637），卒於康熙 44 年（1705）前後。

13. 大汕籍里之說，參見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頁 21、頁 29。